

岑凱倫 著



情絲双结

情丝双结

哈尔滨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五月

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 沈默

封面设计 富秋

情丝双结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南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9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80557-691-2/I · 164 定价:6.60 元

故事梗概

昔日衣锦富贵、不可一世的豪门闺秀雪丽，因一场突变，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她要抗争，但她能改变命运吗？

他是一个胆大心细，外表刚毅的情报人员，在命运的安排下，他俩双双逃离北平，远赴上海。

难道上海就是一个宁静的港湾？

也许，从此以后，该是她振作起来，改变命运的时候了……

第一章

情妇！雪丽听到这两个字不禁大惊失色，但是其他女孩子却津津乐道，阿姊委身为情妇的丑闻亦传遍了整个校园。当传令熄灯，并要求大家噤声时，宿舍内总算安静下来，只是棉被下仍不时传来窃窃私语与间歇的吃吃笑声。

雪丽将被子拉至下巴，脑海仍燃烧着那个可怕的字眼：情妇！她无法也不愿相信阿姊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阿姊一向是完美的化身。其操守亦无懈可击，这一点没有人比雪丽更清楚，因为阿姊便是她的亲姊姊。雪梅绝不致甘心沦为任何男人的情妇，她们是堂堂杜家人，虽然目前被剥夺了父母的照顾，但要她们抛弃数十年的教养却是不可思议的事。

“小花？你睡着没有？”

雪丽好一会儿才领悟这句话是对她说的。小花是她目前所使用的名字，也是她来到学校数星期以来所使用的名字。她不但更名为古小花，也一易而为十四岁的孤儿。妈妈一再叮嘱她，她必须忘记雪丽这个名字，也必须忘记她已是十七岁的女学生，直到他们得以安全为止。有一天，当这段疯狂时期过去后，他们会再回到北平。至于目前，他们的姓名在北平已成为千夫所指的诅骂对象。

“你睡着没有嘛？小花？”

“唔。”雪丽漫应一声。

她隔壁睡铺的室友支撑起手肘，“小花，”她轻声问道，“情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懂不懂？”

雪丽侧过身，注视着那女孩阴暗的身影。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她必须严肃的回答：“情妇是指一个女人让男人享受所有结婚的乐趣，却不需要负担任何责任。”她柔声解释。

那女孩停顿片刻，“我还是不懂。”

雪丽轻轻叹一声。她记得自己十四岁的时候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的世界仍残存着某种社会秩序。她依稀记得那是个清丽的早晨，她和姊姊雪梅正跟着妈妈在修补床单和桌巾。其实那些家事尽可以交给女佣人去做，但是妈妈坚持要她的女儿懂得持家之道，不让她们养尊处优的无所事事……

母亲是个思想先进的母亲，对女儿们一向无所隐瞒，因此雪丽和姊姊对男女之事均了然一心。妈妈告诉她们，性关系不是做妻子必须忍受的义务关系，而是夫妻间感情交流的至高表现。不过雪丽和雪梅并不知道那种亲密的行为亦可发生于没有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直到雪丽那天相询，她们姊妹对人生的丑陋面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雪丽怅惘的思绪拉回现在，又暗自叹息一声，往邻床的秋丽望去。据她判断秋丽也将近十四岁，也应该对男女之事有所了解。她思索着许久前妈妈为她所做的解释，对秋丽稍作阐述。

“有些女人愿意为金钱出卖她们的美丽的身体。当然，那些都不是值得尊敬的女人，也不是正经男人愿意娶来做妻子

的女人。”

“喔，”秋丽沉吟的静默片刻，“那男人呢？有没有男人愿意为金钱出卖自己的？”

“那我就知道了。”雪丽寻思道。她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问妈妈这个问题。

“小花？”

“唔？”

“阿姊很漂亮，你觉得不觉得？”

“是啊！”这是她们双亲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自从社会动荡不安，身为父亲的也无从过滤每一个造访男士的身家背景。

“你觉得阿姊是个好女孩吗？”

“她当然是个好女孩。”雪丽毫不犹豫的回答。

“那她为什么要……当别人的情妇……？”

雪丽嗤之以鼻，“除非她亲口告诉我，否则我才不相信呢！”

“那她到哪里去了？”

雪丽正为这个问题烦心不已。“睡觉吧！秋丽，”她静静回答，“我想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

然而尽管雪丽这么谈，她自己却辗转反侧，思绪亦一片混乱。在几经挣扎后，她终于不再压抑，让回忆如潮涌般宣泄而出——

那群人是在一个雨疏风骤的夜晚，前来逮捕她们的父母的——那似乎是许久以前，而不像是两个月前的事。她父亲唯一的罪名只是身为知名的银行家，曾结交许多外国朋友。但光是这项罪名便足以令他本人和家人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那天是他们全家人团聚的最后一夜。在断头台的阴影威胁下，杜雷已为家人备妥伪造的文件和身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采取分散的策略，目的地则是上海或香港。

基于这项安排，雪丽和十六岁的弟弟杜原将分别住进北平的寄宿学校，雪梅则以音乐老师的身分应聘“女子寄宿学校”。但为防患未然，雪梅和雪丽的姊姊身分将秘而不宣。

他们是以平常心共度最后团聚的一夜，只有杜夫人的贴身女佣人知道他们的潜逃计划。朱丽由于其在杜夫人婚前便已负责伺候一切，因此深受杜家信任。在计划中，她亦准备在安全无虑时和杜家人在另一个地方相聚。

当猛烈的敲门声打断雪丽手下流泻的莫札特钢琴曲时，雪丽惊慌的往父亲望去，但父亲却静静地要她继续弹奏。杜原首先恢复镇静，并若无其事的和雪梅继续下棋。

当那群革命党人冲入起居室时，先是为他们平凡和睦的家庭所震动，但革命的狂热很快便淹没了他们人性的一面。他们以阴谋叛国的罪名逮捕了杜家夫妻。自始至终表现出超人的自制与镇定，身为将军之女的冯燕也毫无胆怯之意。

他们轮流和子女拥抱告别。“你们一定要照常继续你们的生活。”杜雷叮嘱他们。“我们虽然被逮捕了，但是你们绝对不要受这件事干扰。”他的隐喻极其清晰。

雪丽事后方寸大乱，杜原急于营救父母，但雪梅以长姊的身分督促他们仍照原订计划前往上海。她曾答应过父亲，遵照父亲的安排行事，因此她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心愿。

自从他们父母被逮捕的那一刻起，雪梅便仿佛变了一个人，雪丽从来没有见过雪梅那么有决心与毅力的一面。以往她们姊妹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如何为人妻、为人母，她们绝没有

料到她们有朝一日必须只身在世间闯荡。但就在危机显现的一刻，雪梅竟毅然挑起照顾弟妹的责任，仿佛这便是她一生的事业。

情妇！这刺眼的名词又在雪丽脑海中震撼着。不！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雪梅亲口对她说，否则她绝不相信。

阿姊第二天早上并未出现。雪丽一向的镇静开始动摇，心绪亦开始混乱。然而就在这时，一名军官求见校长，要求检查一名叫古小花的学生的身份证明。

雪丽在众所瞩目下木然回到宿舍拿取文件。当她拿着文件前往校长室，交给在校长室守候的军官时，她两腿发软，心脏亦几乎蹦出胸膛。

她默默打量那名军官，判断他大概不到三十岁模样，衣着精致却保守，身材魁梧却不鲁壮，一双长靴光可鉴人，领结却朴素简单。总之，他衣饰给人的感觉是干净清爽的。

“你是古小花？”一双冷漠的眼眸望向雪丽。

雪丽点点头。

“你跟我走，去把行李拿来。”

雪丽觉得血液凝结，两眼亦无助的瞄向夫人。

兰夫人神色自然的隔在雪丽和那名军官之间，“你一定弄错了吧？”她语气愉悦的开口道，“我认识小花一家人已经很久了，我可以担保她的身份绝对没有问题。”

“她的身份不是问题。”那军官的声音和眼神同样冷漠，“去把行李拿来。”他简短的命令着，视线亦望向雪丽，当他见到雪丽低垂着头的模样，他的语气总算多了些许暖意“孩子，我们不会和女学生为难的。”

雪丽并不相信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多少抚慰了她。她抬头

往那军官飞快瞅了一眼，察觉那军官似乎有软化的迹象，她不禁开口求情道，“先生……”

不料那军官用力的在办公桌上一拍，令雪丽吓得倒退一步，“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先生和小姐了！”他吼道，“你要叫我同志，听到了吗？同志！”

雪丽自然听到了。这种同志的称呼是为促进所有人间的平等观念，在公开场所大家虽然奉行不违，但在私下朋友间，人们却依然坚守旧习。雪丽警觉自己犯了一大错误，亦对自己的愚蠢颤抖不已。

“你要带她到哪里去？”兰夫人立即以问话引开那军官的注意力。

“长官找她问话。”那人简要回答。

兰夫人听到这里，神情间立即恢复了若干镇静，“我帮你收拾。”她拉着雪丽离开办公室。

雪丽的行李只有一些换洗衣物等，没有任何足以泄漏她真正身分的贵重物品，因此在略加整理后，她所有物品均装入一个破旧的袋子，抱在怀里。

“别担心，你不会有事的。”兰夫人帮雪丽紧好帽子，然后安抚的拍拍她的肩膀，“我本来想私下找你，跟你解释一些事……”

宿舍房门足以令人心惊胆寒。雪丽没有料到军官竟这么高，在那人的审视下，她的心脏更是猛跳不已。

“我……我难道不能再回来了吗？”雪丽乞求的询问兰夫人。

那军官代替兰夫人回答，“那要由长官决定。”

“不要怕，孩子，没有关系的，”兰夫人意味深长的注视着

雪丽，“我一定会让蜜儿知道你的事的。”蜜儿是雪丽姊姊的化名。

雪丽知道多说无益，只有挺起胸膛，跟随军官离开了她隐居多时的窝巢。

他们来到广场中央，雪丽的视线亦始终回避着那血淋淋的杀人工具。此刻的断头台仍然是闲置的，但一到下午，一车车死囚便将由法院押送而来，残酷的屠杀亦将展开。雪丽从未见过、也无意观看那惨绝人道的行刑场面，但是她却听过每次行刑前震人心弦的响声。那响声可以传到数里之外，整座城市亦往往因而陷入一片死寂。

“你要别人认为你不爱国吗？”那军官低声谴责道，“把头抬起来，孩子。不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雪丽连忙从命抬起头，并藉着拉紧斗蓬的动作侧眼瞅了那军官一眼，军官脸上毫无笑意，只一径领着雪丽往码头区走去。

街道上人们熙来攘往，匆匆其行。虽然恐怖的阴影笼罩在每人的心头，但日子仍必须过下去，一家人的温饱亦必须得人照应。

他们来到大厅。“你跟紧我。”那军官按着雪丽的背，将她带至自己身侧。雪丽吃惊的斜睨了他一眼，但那军官两眼笔直望着前面。对两人的贴近似乎毫无所觉。

他们穿梭在群集大厅，喧哗的年轻人与前来探询被捕亲人下落的民众间，那些人见到房门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进来。”他打开房门，将雪丽推入门内，然后又轻轻掩上房门。

雪丽呆若木鸡的站在屋内，瞪着那个迎向前来的年轻女人，“阿……阿姊。”她结巴的唤着，即令心中巨石放下，感情翻

涌，她仍不敢透露姊姊的真名。

雪梅噙着泪水，将雪丽搂在怀里，姊妹两久久相拥，不忍分离。

对于不认识她们的人而言，没有人会猜测她俩竟是姊妹。雪梅有一张完美无暇的鹅卵形脸蛋，一双明眸柔媚如水，雪白的肌肤似乎吹弹即破。雪丽则完全是另一种典型。大大的眼眸表情丰富，顾盼生姿，密长的睫毛更将一双眼眸衬托得比星星还亮。她的头发丰美及腰，正是少女们所流行的发型，但是她对一头长发早已不耐，巴不得能早日盘梳在头顶，或干脆如时尚所趋，削短为古典发型。但基于事实需要，她必需维持女学生的外型。

她俩不仅外貌迥异，性格亦有天壤之别。雪梅一向活泼外向，潇洒任性，雪丽则矜持害羞，作风保守。雪梅在人际关系方面得心应手，雪丽则不善和陌生人打交道，尤其对陌生男人更是手足无措。雪梅言谈间从无冷场或词穷的情况，雪丽根本不擅长闲聊。但尽管她俩有如日月之别，她们姊妹之情却真挚殷切，难以割舍。

雪丽好不容易由哽塞的喉咙中逼出一句，“雪梅！我们……我们是不是被捕了？”

“不是的，小妹，你正好猜反了！”雪梅笑了起来，她裙身一摆，拉着雪丽走向一张放置着两个座位的小桌子。“爸爸的朋友终于找到我们了。哦！想想看，再过一个钟头，你就可以出发到上海了！来！你坐下来吃点东西，我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

雪丽不可思议的放下紧握的袋子。让雪梅帮她除下帽子和斗蓬，在雪梅指示的一张椅子坐下。雪丽发现另一件奇特的

事，正当居民挣扎在饥饿边缘之际，雪梅的桌上却摆满了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蔬果。

“吃啊！”雪梅柔声催促着，并在雪丽对面的椅子落坐。她用两手撑着下巴，显然并不打算分享这些美食，而以欣赏妹妹品尝这些多年未食的美味为乐。

雪丽驯服的捏取一块糕饼，啃了一口。但尽管芳香扑鼻，她却有食不知味之感，她倾听着雪梅的叙述，私下对她俩所置身的房间也若有所觉。雪梅显然住在一个设备齐全的套房，其间家具虽难称高雅，但较诸一般旅馆却高级许多；至于雪梅对她境遇的转变始终没有一句解释。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雪梅在叙述到尾声时，又不放心的追问道。

雪丽轻轻放下餐具，“我听到了。”她静静回答，“有人会护送我前往上海。”

“对！至于你这里接受行政官询问，是因为表叔的关系。他已经因为叛国罪被捕下狱了。”

“我知道，”雪丽回答。她记忆一向很好，经常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你和杜原呢？我们不一起走吗？”

雪梅摇摇头，“目前还不可能。但是我和杜原很快就可以到上海和你团聚了。”

雪梅拨开面颊上几丝乱发，“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古小花’的名字。……爸爸的朋友说，这种事需要慢慢来。你忍耐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在一起了，我向你保证。”

雪丽忍不住质问道，“护照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杜原是最小的，如果只有一个可以走，那先走的应该他啊！”

“你是知道杜原的。他根本不可能接受。”雪梅坦率的回答。

雪丽斟酌着雪梅的解释。她知道杜原是标准的大男人主义者，虽然才十六岁，却已自认为是个当家主事的男人了。他在出事后之所以接受雪梅的安排，只是因为父亲在被捕前一再叮嘱的关系。“他不肯听你的吗？”雪梅沉吟的说着，语气间亦陈述多于询问。

“那还用说？”姊妹俩交换了了解与好笑的一眼。

“我走以前可以看看他吗？”

“不可能。”雪梅将注意力移至桌子中央的水果盘，若有所思的拿起一颗李子审视着，“你一个钟头之内就会出发，而且杜原随便离开学校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的。”

雪丽努力咽下哽塞在喉头的泪水。她觉得自己仿佛在作恶梦，她多么希望能由梦境醒来，发现自己仍在自己家中，仍和家人乐融融的在一起啊！她期待寻回自己的声音，才再度问道，“妈妈和爸爸有什么消息吗？”

“他们都很好。”雪梅迅速回答。回答得似乎太快了。

“还有呢？”雪丽追问道。

雪梅无助的耸耸肩，“他们已经……”

“哦！天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雪丽大为惊慌。

“没什么意思。”雪梅连忙安抚道，“那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告诉你的。你不要担心，听到吗？有朋友正在帮他们的忙，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

“我懂。”雪丽尽量抹去语气间的绝望。

“你懂就好，小妹。再继续吃吧。时间不多了，你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雪丽无心的进食，因为她心头有许多疑问都呈现出令她惶恐不安的答案。这两个月来，她俩困居北平，没有任何支援，如今情势却突然转变，种种不可思议的特权亦加诸于她们，为什么？

她推开椅子，忍无可忍的劈头问道，“你为什么在这里，雪梅？这些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学校里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小妹，你怎么了？我在这里是因为爸爸朋友帮的忙啊！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在这里是客人啊！”

雪丽原本想驳斥，但是雪梅的眼神却令她惭愧的垂下视线。她以较缓和的语气问道。“你刚刚提到郑力，”

“对。”雪梅承认，“那又怎么样呢？”

雪丽抬眼直视着她。“他是长官，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啊！”

“他被收买了，”雪梅回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你信得过他吗？”

“我信得过他，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全部好处。好了，你快吃，我再交代你其它事。”

雪丽用筷子拨弄着餐盘中的食物，心境一片凄惨，“我不是小孩子，雪梅，”她打断姊姊滔滔不绝的叮咛，“我已经十七岁了，我有权知道我们的处境。”

雪梅迟疑着，表情亦转为严肃。她回视着雪丽的目光，然后又避开眼去，突然笑了起来。“我已经尽可能把你应该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了，”她轻松地回答，“你知道得越少，将来遇到盘查的时候也吐露得越少。至于你说你不是小孩子，谁看得出来？”她含笑打量着雪丽娇小的身影。

雪丽不舒适的换了一个坐姿。她无法否认自己的外貌和

一般女学生毫无两样，高领花边罩衫完全掩住了隆起的胸部，黑色粗布裙遮住了细致的小腿和脚踝，由缎带束在脑后的头发亦掩饰了青春年华的风韵。没有一个人看到她会怀疑她不是她所假冒的女学生。

雪丽的视线移向雪梅。雪梅美丽和娇媚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她们交换角色和衣饰，每个男人的眼光仍会流连在雪梅身上。

妈妈早已体会这个事实，因此特别将她两个女儿安置在女子学校，接受兰夫人的照顾。可惜她的精心设计终究保障不了雪梅的天生丽质。郑力显然看中了雪梅，雪梅即顺势成了他的情妇，雪丽知道学校间的传闻绝非空穴来风，只是雪梅以其肉体所交换的并非锦衣玉食，而是为她的亲人在世间觅得一处避难之所。

雪丽眨去眼眶中的泪水，努力朝姊姊坦然一笑，她以同样轻快的口吻戏谑道，“我虽然没有你漂亮，但是谢天谢地，我也没有你那乌黑的头发。”

她几乎可以听见雪梅徐徐舒口气的声音，她俩间的紧张气氛顿时得到化解，两人亦一起为这流传家中的老笑话咯咯笑了起来。

“我准备洗耳恭听了，”雪丽拿起筷子，“我一面吃，你一面告诉我我该注意些什么吧！”她拚命将食物吞入腹中。她如此做的唯一理由是为了表现对雪梅的感激，对她姊姊的牺牲而言，她这点表态实在微不足道。

罗福推开旅馆的大门他下意识瞄了一眼他的地下盟友。林豪大约三十岁，身材矮壮结实，此刻正坐在一辆汽车里。

他不耐的看了汽车一眼，“那女孩子呢？”他询问一名征召

而来的士兵。

那士兵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罗福觉得一阵懊恼。他原本不愿护送那个女孩，唯恐那女孩哭哭啼啼的难以控制，但他的联络人声明那女孩再不逃出北平，便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他虽被迫发挥舍己救人的精神，但他对这趟任务所增加的曲折仍耿耿于怀。

他正准备去寻找那动作缓慢的女孩时，不料那女孩却正好步下门前台阶。他惊讶的发现那女孩只有一个人，他原本以为郑力的情妇一定会难分难舍的来送这女孩的。这两个女孩间一定有某种关系，因为是郑力本人策动这女孩的逃亡，是郑力安排她们俩临行前的晤面，也是郑力出具官方文件，准许他们一行前往的。

那女孩来到距离他一步远的地方，头顶正好和他的下巴平行。那女孩抬眼睛由帽沿下瞅他一眼，随即驯服的垂眼望着脚尖，罗福心中不自觉的牵扯了一下。那女孩的眼睛圆圆大大的里面写满了惊惧与惶恐，就像只被猎人困住的小动物似的。

“上车”罗福大吼一声，不让自己有泄漏内心感情的机会。如果随意展现出同情，只会招来无情的批判而已。“你，进去！”他以同样的口气指示着那女孩。

那女孩只微抬了一下眼睛，随即迅速上车。罗福跟步入车在对面座位坐下。不一会，车轮开始滚动，一行人终于踏上暧昧的行程。

那女孩显然很惧怕他，因为她始终垂眼瞪着平放在膝盖上的两手，简单的行李亦放置在身侧，仿佛有意无意间防止任何人坐在她身侧似的。

他真痛恨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罗福暗忖。他很想告诉那